



銀鵝英雄

凌霄子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鲲鹏英雄

凌霄子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魏杰恒
封面设计：阿 龙
封面题签：吕观仁

鲲鹏英雄

Kun peng Yong xiong

凌霄子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 179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3^{4/16}

字数：260,000

1989年 11月第1版 1989年 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870

ISBN 7—207—01231—4 /I·255 定价：4.55元

内 容 简 介

这部武侠小说以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为背景，描写了清朝、南明两大政治势力和武林中正邪两派共四大力量间的错综复杂的角逐争斗。

以金燕公主为代表的南海鲲派积极反清复明，成为要图霸武林的“地藏鬼王”和满清的眼中钉，而鲲派中的两个重要女性金燕公主和魏十姑（南海神尼之徒）又都是他们特别要抓获的首要人物：清宫内，摄政王多尔袞和顺治皇帝争权夺势，而金燕手中有一只“庄妃玉匣”，内藏顺治幼帝的身世秘密，这对双方都极重要，所以各派大内高手，行走江湖要夺到那只“清宫庄妃玉匣”，使金燕连处险境；鬼王急欲抓到魏十姑，因为十姑是为他所害的梅花剑掌门人魏中元的独女，十姑知道并正在寻找其父遗下的两幅“神宗绢画”，涉及举世罕有的神宗皇帝的大笔珍宝，她还要找到杀父夺母的仇人；这时，另外有几伙人也欲擒到十姑，其中最厉害的是十三年前曾雄扫武林，使天下群雄闻名丧胆的绝情剑魔“伤心断脉剑客”，此魔武功奇高，剑术冠绝古今，但他神秘至极，无人知其真面目和再扫武林的动机，只是由他而掀起一场骇人听闻的血雨腥风，致使江湖形势骤变！

于是，一幕幕更加残酷的决斗展开了……

本书故事波澜起伏，悬念层出不穷，疑谜秘事连迭而来，神秘、恐怖的气氛云笼雾罩，情节云诡波谲，极为吸引人！其中武功描述，也力辟蹊径、不落俗套。

目 录

一、 川西四鬼和出手见红	1
二、 鬼王和鬼母	9
三、 青城惊变	26
四、 武林美人	40
五、 东方一锋	58
六、 兔死狗烹	80
七、 血溅迷官	102
八、 激战翔云庄	119
九、 水火大战	132
十、 风雨潇潇	157
十一、 神秘杀手	183
十二、 索命剑客 情仇错结	201
十三、 绝情剑魔	227
十四、 云谲波诡	255
十五、 绝情剑魔的剑 神刀吊客的刀	276
十六、 情困水帘洞	305
十七、 血雨腥风迷雾谷	336

十八、	蛇蝎枭雄	366
十九、	十殿阎罗阵	388
二十、	水落石半出	409

川西四鬼和出手见红

1

漆黑的夜。

没有一丝风。

房子隐没在密林中，密林在幽深的峡谷里。

峡谷黑暗，潮湿，冷气侵肤，万籁俱寂……

房子闪着磷光，如同一具骷髅头骨，门窗洞开，恰如黑洞洞的眼窝和张大的嘴……

黑夜，荒林，寂静无声，使人感到狰狞恐怖。

闪着磷光的房子如同一座荒野古墓。

门窗黑洞洞，没有灯火，没有人息。

白天看去，这是间很普通的房子，但绝少有人敢来。

夜晚，屋顶和外面的墙壁上就闪烁绿莹莹的磷光。

然而，所以没人敢来是由于另外一种原因，并非是由于房子夜间闪现鬼影磷光。

因为这座峡谷就是著名的死谷，这间房子就是著名的鬼

屋。

一条幽灵般的影子从林中飘出，飘过丈把宽的草地，毫无声息地落在鬼屋前。

这条幽灵般的暗影停在门口五步远的地方。

仿佛他知道这里的寂静意味着什么，屋里的黑暗意味着什么。

月色凄清。他看不见屋里有什么，但假若屋里有人，却一定看得见他。

屋里当然应该有人。他想。

鬼屋突然亮了！

屋子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家俱，没有人影，没有床榻，除了屋中央的那支蜡烛。

四壁雪白，空空荡荡。

那支突然燃烧的蜡烛插在一根极纤细的长竹篾上，轻微颤动，孤孤零零。

烛光青幽惨淡。

别的蜡烛都发红黄之光，但这支蜡烛却是青光。

他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鬼火吧。

鬼屋里自然只能亮鬼火，但这鬼火却是令众多江湖好汉睹之毛骨悚然的鬼火，而非荒冢间的流莹磷光。

亮起鬼火是什么意思呢？

四壁照白，来客可以不必担心暗中有埋伏。

绝无人影和人声的鬼屋中，突然亮起鬼火，这当然是另一种意义的坦白——你还能畏葸不前么？

他迈步进屋。

门在他身后毫无声息地关上了。

他不必回头，他能感觉到关门时带起的一股极细微的轻风。

鬼火跳了一下。

2

鬼屋的墙壁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地狱般的黑色，相反，却是极其洁净光滑的天堂般的白色。

只有四堵雪白的墙。

他站到正中央的烛火前，眼睑下垂。

他已嗅出烛火散发出的香气有毒。而且是和“销魂散”一样性质的剧毒，奇毒。

他感觉四个墙角透出杀气。

他感觉自己的剑在剑匣中跳动一下。

蜡烛已烧下去一寸。但鬼屋中除了他这条幽灵般的身影外，仍旧无声息。这自然是那种最可怕的寂静。

突然，四个墙角离开墙体，向中央移来。

四个墙角逼近他！

一道白光闪过，四个墙角拦腰倒塌。倒塌下去的姿式很优美，轻飘飘的，好象纸糊的墙角。

这四个墙角确实是纸糊成的。

倒塌的墙角后站着四个雪白的人，四个雪白的人身上都染着鲜红的血！他们握着的兵器来不及出手！

四个人眼睛凸出，瞪着他，然后一齐朝后栽倒。

原来的墙角所在处，站着四个黑漆漆的东西。

四个人形，但除了闪亮的眼睛外，一切都是漆黑如墨。

四声阴鸷的怪笑，四口雪白的牙齿。

“大侠好快的剑！不愧名流！”

“川西四鬼？”

“这鬼屋的主人，除了我们四鬼，难道还能是别人吗？”

“这四个人的轻功都不错。”大侠说，指着地上的死尸。

“他们是常氏四侠，四个成名的武师。”

“他们这样死了，岂不可惜？”

“他们能活到现在，已是额外赏赐的阳寿。”负气鬼说。他最爱与人斗气，也最擅长使毒气毒雾。

“哦？”大侠缓缓地应了一声。

“他们的命是我们买下的。”夺魂鬼说。他身上有一条夺魂索。

“那么，四位也准备买我的命啦？”

四鬼跨出墙角凹陷隐身处。

“我们不敢，我们是请大侠来的。”

“为什么非得请我？”

“因为你是项见红！因为你从来出手见红！”吸血鬼说。

“能进这屋中，必得有极好的轻功，因为门外有陷阱；能站在烛火前而不死，必然会极好的防毒本领，因为这烛气中有‘销魂香’；能一剑杀了这四个人，必然剑术绝伦，因为这四个人都是成名的武师。”催命鬼说。

“你们说得不错，所以你们应该明白，这间鬼屋的主人应该是我了。”项见红说。

3

“这间屋子对你项见红大侠来说，一文不值。因为有人肯给项大侠一百万两银子。”催命鬼说。

“而这间鬼屋，充其量也不过值一千两银子。”吸血鬼说。

“我们所以费尽周折，请你来此，就因为有这样一笔大买卖只有你能做成。”夺魂鬼说。

“为什么给我一百万？”

“只要你能杀了东方一锋！”负气鬼说。

“他值这么多银子？”

“但他知道你值一百万。”吸血鬼笑了。

“什么意思？”

“有人给东方一锋一百万两银子，要他杀你。”

“所以我必须杀死他，而且能得一百万？”

“项大侠果然聪明！”负气鬼说。

“为什么杀他或者杀我？谁出这笔钱？”

“剑客不该问这个问题。”催命鬼说。

“要是我杀了你们这四个黑鬼呢？”

“这实际上不关我们川西四鬼的事。我们出不起这样的价钱。我们和东方一锋还有你项大侠，都没有仇。”夺魂鬼笑了。你不知道他是怎样笑的，因为他的黑脸上没有表情，你只能从他的白牙露出的情况下判断他是在笑。

“我明白了。”

项见红说完，倒退着飘出窗户。

4

即使他不想杀东方一锋，他也得去杀了东方一锋。

因为东方一锋要杀他。

这是个好主意。对东方一锋也这样说一回，于是东方一锋也得去杀项见红，因为东方一锋也明白，如果不杀死项见红，项见红就会杀死他。

一百万两银子悬在两个人中间，还有两个人各自的性命。

在原来的武林榜上，剑客栏中，东方一锋位列第三，第二位的“顺风一剑”死了，他照理应该升为第二剑。

项见红发誓要成为“天下第一剑”，所以他必须杀服天下所有的剑客或使剑的人，东方一锋当然是必除之人。

项见红绰号“出手见红”，选择他来对付东方一锋再好不过。即使他不那么傲气，或对东方一锋不那么傲气，他也得去杀东方一锋。

而东方一锋呢？

5

东方一锋是中原第三剑。“顺风一剑”司徒一孤是中原的第二剑，但他被“四大上仙”之一的五当山立风道长刺落悬崖，那么，东方一锋就是第二剑。

但这并不是东方一锋可爱的地方。

他所以可爱，因为他是一个超级怪侠。

豪爽、侠义、放荡、勇敢、能喝酒如牛饮、两肋插刀、怪诞……这些评语对他来说都太抽象，不足以把他和别的侠客区分出来。东方一锋所以是东方一锋，是因为——他只要了解他就会永远记住他——

他用的是一把没有剑鞘的剑；

因为他的剑是一把木头剑，但不是一般的木剑，而是血枣木剑，那剑没有剑刃，只有一个剑锋；

他是武林中穿着最华丽的而又最穷的人，他只有那一身漂亮的衣服可以送进当铺，但他任可乞讨也决不肯当掉那身衣服，虽然他从来没有乞讨过；

他有很多的朋友和崇拜者，但他只有和一个叫西门三郎的朋友在一起时，日子才最舒心惬意，因为西门三郎是皇帝御封过的天字第一号的梁上君子。

所以，假如能杀了他，必定是一桩能引起武林轰动的、可以叫项见红开心的事！

但是，姑且不论最终倒霉的是谁，假如项见红能知道在他去鬼屋的同时，另有一个使剑的人重出江湖的话，“出手见红”或许会对自己要成为天下第一剑的想法重新进行推敲。

那个人就是武林中人闻之色变的绝情剑魔“伤心断脉剑客”！

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谁，或者任何别的背景——活着的武林人只知道他的两件事：第一是他杀人，毫不留情地杀人！

第二是他穿一身白色丧服，戴黑色面具！

……但项见红没见过这个人，他也不怕这个人。对他来说，清晨的那一轮红日非常漂亮，初秋的山野成熟而新鲜，鸟雀的叫声婉转悦耳，这使他想起了一个使他念念不忘的女人……

蓦地，他发现远远的前面，闪过三岔路口朝西驰去的一个皎白的身影和一匹白蹄黑马，极象是他所渴望的那个女人！

他稍一愣怔，立即施展轻功朝西追去！

鬼王和鬼母

1

一团黑云贴着地面向前飘行。

那是一个身材膨大，长发披肩的黑影，只要一看那面巨大的黑色大氅，就可以断定，这个黑影的高度当有一丈之多。

黑影飘过院墙，毫无声息地落在灯火通明的大厅之外的天井内。

大厅里，四位衣着杂色的高大汉子正在兴致勃勃地吃酒。

“张兄的那一箭，射得实在好！我想当今善使箭者，也莫过如此。李闯王曾五十步内，一箭射断一杆铁枪；三国时的吕布，也曾有过辕门射戟的佳话，但比之敬一兄的那一箭，也未见如何高明！百步开外，一箭射穿了满鞑子指挥的护心镜，真乃神力神弓者也！”穿红衣者说完，饮了一口酒。

“你太过奖了！吕佳兄的那口刀，不也是威不可挡么！那场大战，不知有多少鞑子兵的狗头，在刀下飞滚！”张敬一朝丧衣吕佳敬酒后，又朝红衣一拱手。“吕兄是五虎断门刀的掌门，自

然不必说了。你老弟的八卦连环刀，也真叫劲儿呀！我看二位的刀法，都可以称雄中原！”

红衣的前后心处，都印着黑白八卦太极图。

另一位穿黄衣的壮士，背后插着两把剑，他也接话道：“王梓老弟虽然初离师门，但八卦连环刀却为贵派大长了威风！那一战之后，老弟‘八卦刀王’的名号已传遍了南北嘛！”

红衣王梓朝黄衣一拱手。“莫提，莫提！羞杀我也！我‘八卦刀王’最终还不是败在了他的手下？”

其余三位一听此语，立即都有些神色黯然。

“可惜他一身绝世武功，又有这些江湖好汉保他，他却心灰意冷，绝不肯出山！”五虎断门刀吕佳怅然叹道。

“不知他现在何处？”张敬一问。

此话说过，四人一齐哑然。

“四位鬼兄怎么还不出来？”双剑黄衣有些焦急。

“心铭兄问得是！我们此次西来，时间紧，干系重，莫要出了什么意外。”

四个人一齐朝门口望去。

四个人都大吃一惊！

大厅的门口，立着一位身材奇高奇大的怪物，头颅硕大，外罩牛头假面具，脑后长发披垂至肩，真是奇丑奇恶奇怪。

黑色大氅，藏着一双毛茸茸的特大的黑爪！

“牛头判官！”除了红衣王梓外，三个人齐声大叫，面露惊惧。

黑衣牛头怪物已飘过门槛，站在他们面前。

大厅内，一时死寂无声。

王梓虽是第一次见到此怪物，但见三位朋友惊惧颜色，也料知此物非善类，并且必有奇能。但他毕竟初入江湖，未识此物的厉害，所以壮胆而问：

“你是什么人？什么东西？”

“张敬一，‘神弓赛后羿’？五虎断门刀的掌门人吕佳？八卦连环刀王梓，人称‘八卦刀王’？你是双剑神鹰黄心铭喽？”

黑色牛头怪物语音瓮瓮，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号，听来煞是阴森可怖。

2

“这怪物是什么人？”王梓问身旁的张敬一。

张敬一可不是初生之犊。他默立不语，满脸警惕。

“你们所说的他，可是指程刚？你们此次西来，可是为联络蜀中的反清人士？”

牛头发出刺耳的低沉的瓮瓮声。

四个人更加吃惊。他们本是秘密行事，但这怪物却似乎知道他们的一切！

“你们不否认吧？”牛头说，“那么，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的周年！你们动手吧！”

一声怒吼，王梓红衣如火，烧到牛头怪近前。“好你个丑八怪，看刀！”少壮气盛的王梓无法忍受此人的这种口气和他的恶意。他是话到人到，人到刀到，施展“八卦连环刀”中的绝招，砍向牛头怪物。